

真經卷之十六

真話卷之十七

宅

握真輔第一

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言得真者，不見相也。

蕭寂華門研神保形和魂夷志守養神開者，豈可以與夫坐華屋擊鐘鼓樂五鼎豔綺紈

者同日而論之哉！大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寧悶

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乎？未知此一為是，何是兩手會耳。解快即以此妙由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風為橐籥

天地為隄防，四海為壘，九州為稗糠積之，以萬珠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吹累剛

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含吐，恭柏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因起此在乎群麗擊擗乎激

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通其內。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

足，青雲為卑，九垓為淺，八紘為小，四極為近，以此變動無常，恒入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

太微之威神矣。玄玄即排起調彈奏柏榮並是神虎陽文神詩中句如

今再注之乃取揚雄玄為論中語更小增損易奪之故當是理符數會可得然也

夫心與治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克其任矣。神與化蕩乎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

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非昇達蒙不能以為妙耶。此一為是，玄為以何所明，前耳猶如引抱卦卦外篇得中，中語不知此也。凡有異處皆以未書為別如此也。

若夫奇神儉詭，恢謫無方，陰陽之所煥育，川澤之所函藏，則羲和浴日於甘淵，烏飛司景

於扶桑，江姝登瀛而解珮，二女禦風於瀟湘，潛蛟龍戰於玄泉，蕃丘喪馬於淮陽，靈洲海運於南極，東山遙集於帝鄉，驂騑抗轡於巨

龜，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屐雖廣濟之不容，刀盧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嶠山懸嶺絕，闕

千仞，束馬綿竹則安樂歸晉，遼海泱泱橫帶，天渠公孫不競，則其亡忽，諸若夫飛壺白馬，

即墨天山三江之澗，九河之源，尚曷足語哉！

吾子飛軒結駟駕，眇林薄徒聞山河之寶魏，

國所以未究夫具起一言而武侯心作也。此條是庚蘭揚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與手書之小度音然乃古而此既與真書相連，故

正存錄詞疑泰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

八十步六十八間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署屬京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作廣三文令橋是也夫鍾瑞物也當金氏之朝五帝諸侯德過之故六鍾瑞物見非書耳事誤子孫也預告寧無也此注下四十八字黃氏手所安蓋是載義義十二年重山崩山大鍾故欲附會宗相報此辭而不

知事類大非

秦為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為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蕪穢而不修者是也

秦斂天下兵器鑄以為銅人十二置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魚欄數十在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今足今成字如此董卓壞以為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甬前有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諸侯以為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洗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秦字廟中鐘篆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尚方南銅

號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裏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此後少始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

秦三應是楚王項籍以沛公為漢王都漢中而分關中為三秦章邯為雍王都大丘今槐里是也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是也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高奴縣在咸陽西北今雀

高祖自漢中北出襲三面皆平之漢書云乘霧而運席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此後少十五字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杜縣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完為名也徙關東名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相如吊二世云臨曲江之隄洲謂曲池也此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儲安仁閣中

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尔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此是東事官整控塔素鄉河靈已前驅此兩句是釋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扶扶十一月二十四日

儵忽之間聞洞房中云在丹懷懷中有如人聲讀書如此此是在洞房三真事并前錄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叙虛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枚後復果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着烏毛衣噴此二短折封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此並記夢見張天師是時今張示長文故不欲錄之又見系時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權首恐此亦可見其即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

朱衣籠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
斧出版皆青為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王斧出
楊仍指此是許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
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亦可作刺玉斧
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

玉斧揖而去此據書半紙是口受寫據若所
謂侍奉辰者也原音
為字即青為白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
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
周君俱來坐一床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

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
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以真問仙不
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
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尔言未絕周
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兵僞之
交而有限隔耳周是秋陸人撰太尉物
七也孫故云信人也君乃
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索將用守一何為耶言
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
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

不審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
日許至頂上大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
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
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中
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

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
三入三出乃止又還某石邊向某而又覺某
左邊有一老翁著繡衣裳冠冠柱赤九節
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
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燕

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為官也某又問翁
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
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
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
以待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斧丁瑋寧也
某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
官龍也譬如世輶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
也須臾問公呼此四賢未來之間某與公及
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
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祥亦

如世間梓梓中銜也覺久久許四人並東來
共乘一新輶車青牛青油重車上來到並揖
此公及某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
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石慶安甚
童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

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垂幘履
版惟慶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
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
也石慶安涇郡人鉤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
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

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
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
人即取曰但恐倉卒耳於是石慶安先作詩
其文曰
靈山造太霞豎巖巖巖峯紫煙散神州衆
駕白龍相携四真人東朝素林公廣休年雖
前所悉何蒙蒙雲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遶靈宮香煙
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併真人

坐齊觀白龍遠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
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時漱濯滄流清遙觀蓬萊間嶽巖
銜霄冥紫芝被絳巖四階植琳瑯紛靈華

散冕冕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
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瑋寧作詩其文曰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尚從容
有無間形沉壯寒宇三神樓九天同寮相率

往推我高勝年弱冠石慶安未肯崇尊賢朝
笑蓬萊公呼此廢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
年輪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
各表其才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
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
遲夫輕邁則真氣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
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能
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
謂管轄請論有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兵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
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
下而各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
葉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
能飲食初下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
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為汝置四
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遊我主簿
即去上山須臾見遠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
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
治人勝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

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
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玉
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
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
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
紫微夫人見答云尔真赤肉感靈求萬方神
來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
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
宣露靈中肯也非小事哉深慎泉真並笑清

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
又此一夢事後東問獨得不自見本不知
誰言所稱某處是揚君又當言此以呈長史
是乙丑年亦可四月庚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
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
床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着
葛帳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
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
汝於吳下矣定錄告云昔趙叔臺王世所亦
所引則是以此人之
子而不知是何時人耳吾坐北面向許長
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沉吟思惟良久書
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
度歲拜拜今奉佳畫酒盃盤一具於南方未
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
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歲猶是成音漢
時亦有人名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
哉斯言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意中云
作此書
名也
登難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
非家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為度又答曰度

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
為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
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至
道之時此一係揚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
行被黃隆正惠
是釋姓名耳

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願
先覺獨造方外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
絕時年十九如此
明海小使好道也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晴雲漢涕先言隕伏
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澤翳
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頓使真正之信流行三
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頓煩想夢
所見贈惠手跡為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儻
忽未頃知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
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容呈此
生被試後揚君因書與之也一書
麻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義頓首頓首陸寒春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
得親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瘵曰來小可猶未出

外解群情及側動靜馳白
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
紙背題
義白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
曹亦以即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到上
也自己以為意此段陳胃王戎之徒實破的
也謹白此書失
上紙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
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
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楊義頓首頓首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悅坦之自非
研玄宵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
史許府君侯此六字是折
紙背上也
義白奉賜縮使以克老母夏秋誠感西伯養
老之惠然義受過過泰榮流分外徒銜戰息
春無以仰酬至於縮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
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
義白此間故為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
亦佳但義壽還不得久共同耳壽更白義白
此二條共紙書
又似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
慰此親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吳事都書別答奉觀
乙二謹白此首無題
恐失下紙

義頓首頓首旦白及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
行奉勅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齋謹
白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
首下紙是單張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專體於
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捧捧惡又非捧捧法正
當是作書既推敬長史捧捧意亦捧捧之謙
即其事也都不見長史與捧捧書既非捧捧亦
不應致此並深謝
制正不可必以為唯

義頓首頓首吉日欣慶未親延情奉告承尊
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
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
猶懸心奉觀乙二義白承今日稔稻昨已遣
陳似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
解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義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忘送通欲遣承會
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

得服制虫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為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即服日為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間頭腦中熱腹中校佛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義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撮獨

處彼方甚當悒悒義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

上下頃粗可承行無念謹白

義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始小閱爾

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

比辰乃宣義白

義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及

側義白

義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義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厨

事小郎又無馬義即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

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

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

數日事也謹白

義白詩東興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

覺久垂當去張弘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

云扶闈入門甚為異事由義不能節酒酒食量宜遺賓伏用息願復察恕謹白

長史當在護

義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真當可視

乃益味玄之徒有以獎勵伏以慨然義聞似

當多此比類春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

石耳願勿以見人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繇公撰高士

傳如為清約縣寫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

謹呈兩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

一作己白恐忘之謹又白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

晴暫觀乃宣義白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

比復親展反命不備揚義頓首頓首長史許

府君侯

義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

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為人又羨委

羽之高冲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親華翰預已欣歡奉觀一二謹白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

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

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

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棧乃

希心於此者也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

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

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著

舊亦七十二人

義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

也報待保降當答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

此月內都當令成單也動靜以白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

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為名作益以慨然

符待晴當畫之別白

義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尔者欲以見東

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答此須後至乃呈尊

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義又欲

更有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

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孫也令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應是函封在孫下

義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宣道心中此是

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憾動義頓公

私勿勿是故替親小闕奉展揚義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惡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

必輕微耳小暗遣信參之謹白

承石生往可念義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

義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弄上章本末

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

翹翹尋散滅耳此行奉親揚義頓首頓首

別疏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親一二

尊所疏夢當可解尔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

義白

義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

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專癖慮未

和多當是注悉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

當足滅之謹白

義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

逼左遺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

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

自操去後務多有諸感通事長史宛恒念憐

故揚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極信而願所以不

兩甲中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歎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亦速動懸

情灼灼想當偶尔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

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

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揚義頓首頓首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

白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

又於睡卧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

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之

也

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忤若尊意

為此為罔罔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

函封孫伯面來共記託以睡夢耳子時諸遊

貴或聞揚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與

言以與之

真語卷之十七

文七

十一